

君子孔笙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低调,是外界对许多山东导演的评价,这个词用到导演孔笙身上尤为合适,作为《闯关东》《生死线》《钢铁年代》《绝密押运》等大部头的导演,普通观众只知其作品,对孔笙本人并不熟悉。

颇有“君子之风”的老小孩

齐鲁晚报:兰小龙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,要在孔笙的属性后面加上一个“君子”,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个称呼?

孔笙:君子这个称呼我不敢当,兰小龙之所以这么说,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。我的性格比较谦和一点,在一些问题上往往会做出一些让步,不会与大家发生争执,所以给大家包括兰小龙这样的一个印象。

齐鲁晚报:兰小龙还说过,孔笙还是个老小孩,赖吼的,口才烂,不生气。

孔笙:也可以这么说。老小孩的印象可能源于我经常和大家在一起玩游戏,并且能够玩到一起。工作当中,我希望大家特别是在做一件很苦的差事的时候,都能以一种玩的状态来面对,在愉快的环境中享受这个过程,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剧组都比较和谐。

我这个人口才的确不好,所以有时候一些采访、活动能躲就躲。我更习惯于哥们儿在一起说话聊天的那种感觉。

齐鲁晚报:君子这样的称呼,似乎与娱乐圈相差很远。

孔笙:其实我们这帮人之所以能够玩到一起,性格、脾气、爱好肯定都相投。相对于其他剧组而言,山东出来的团队确实更朴实一点。

严肃作品要传递创作者的历史观

齐鲁晚报:从《闯关东》《钢铁年代》到《生死线》,你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了导演的历史观。

孔笙:一个导演在对待一个历史题材,特别是年代题材的时候,是要有自己的观点的,这代表了一部作品想要传达、呈现的东西。上面提到的这三部作品,多多少少都有些史诗性的东西在里面,所以它们能够传递出创作者的历史观。这种历史观没有办法来概括,我认为一个创作者在面对一个严肃作

品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历史观传达给观众,不然是对作品的不尊重。

齐鲁晚报:你在筹拍的《琅琊榜》,其原著小说在网络上被无数网友热捧。

孔笙:《琅琊榜》不是遵循哪一个年代或者哪一段历史来创作的,而是把一个好看的故事放在了一个虚构的年代中,我觉得这部戏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严肃历史观的操作方式,向着更商业、更好看的方向来做,这也是我们和制片人最初的一个想

法,但制作方面肯定会延续我们团队以往的严谨和严肃性。

齐鲁晚报:最新的作品规划是什么?

孔笙:在筹备的电视剧《中国故事》,也是高满堂担任编剧的作品。通过温州一户普通家庭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过的历程。用高老师的话来说,这部作品是让老百姓自己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他们带来了什么。这部剧有很大一部分在国外拍摄,预计下半年开拍。

理想主义情怀深入骨髓

齐鲁晚报:在同高满堂、赵冬苓老师的交流中,他们较多地提到理想主义(那一代人胸怀天下的情怀和抱负),你的作品是否也有这种表达?

孔笙:我可能比两位老师稍微年轻一点,但是很多情怀是相通的。我们这一代人所培养、造就的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是深入骨髓的,无法回避。

齐鲁晚报:你之前的作品《生死线》有那个年代的理想

主义,也有年轻一代可以接受的东西,如何调整自己的思路来完成这样的呈现?

孔笙:《生死线》的剧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抗日题材,但是骨子里有一种情怀,是兰小龙在剧本中所赋予的。我只是将这种情怀以更大众化的方式传达出来,让更多的观来接受它。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之所以能接受是因为它在精神气质上有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。在外化形式上它有一种游戏感,

这种游戏感可能也是吸引年轻人的原因之一。

齐鲁晚报:高满堂多次提到他在创作《老农民》,作为老搭档,你对这种大跨度的史诗性作品是否有兴趣?

孔笙:我觉得《老农民》是个很严肃、很厚重的题材,高老师用一个农民的一生来表现中国的变迁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特别重要,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大跨度史诗性的作品,表现出来难度相当大。

电影是梦想不会太强求

齐鲁晚报:你的电影作品《极限救援》《天上的伙伴》都是内容精悍的小制作,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?

孔笙:谁都希望能够接大投资的影片,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票房的号召力。就我个人而言,《极限救援》《天上的伙伴》这种讲小人物情感的题材更

与我们相通,在情感的掌控和把握上也更感兴趣一点。不是每个导演都有接大片的机会,如果有这样的机会,我也许就拍了。

就电影而言,我觉得电影可以更虚化一点,讲一个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,可能这样更电影化。我也在调整自己,慢慢去接受非现实的、超现实主

义的东西。

齐鲁晚报:由摄像到导演,再成电影大导的有很多,在电影方面有何筹划?

孔笙:目前没有具体的计划,随性吧,有合适的、感兴趣的就拍,不合适的也不强求。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梦想,目前也在做尝试,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的强项,不会太强求。

同行说

孔导是个很细致很细腻的人,他特别注重人物的内心情感表达,用一个眼神,一个动作诠释角色内心活动。我们在拍《生死线》时,为了让每一场戏都真实生动,导演找了很多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做群众演员,力争让每一个人的情绪都到位。

——李晨(演员,与孔笙合作了《绝密押运》《极限救援》《生死线》《风车》等多部影视作品)

对我来说,孔笙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叔叔。他感情特别细腻,常常被一些东西感动得不行,情感丰富得冒泡。他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反差很大,只有在工作的時候,他才像个和他年龄相符的大人,平时就是个小孩,属于那种没事自己哼起歌,高兴就蹦跶的人。

——张爽(孔笙同事,参与过孔笙作品《钢铁年代》等)

第一次见孔笙是1991年,人很随和,长头发,摇滚范儿,圈里年轻人都喜欢和他一起玩。1992年拍摄《白眉大侠》,他做摄像,我做摄像助理,彼此开始熟悉,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到今天。与孔笙真正的合作是1996年,那时我在济宁电视台,运作一部公安系统英模人物的戏,请孔笙做导演,他再三推辞,说摇滚青年把握不了这类题材,后来我专程去他拍戏的剧组,终于“逼迫”他接了这个戏。孔笙要么不做,要做一定会全身心投入把事情做好。那部戏获了很多奖,那也是他第一次独立导演。

孔笙崇尚真善美,50岁的人童心依旧,没有矫揉造作,没有急功近利,这些都会传递到作品里,同时影响了身边很多人,以至于有人说我们这个团队是从山里来的,在这些人身,看不到商业社会和娱乐圈的陋习,这都是孔笙的功劳。

——侯鸿亮(知名制片人,与孔笙合作了《闯关东》《生死线》《钢铁年代》等作品)

孔笙的生活体验很丰富,对剧本的理解很到位,他的戏大气,叙事从容。

——高满堂(著名编剧,与孔笙合作了《闯关东》《钢铁年代》以及即将拍摄的《中国故事》)

本版摄影 徐延春